

1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轉商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敘事一

左氏敘隱栢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孟子卒無論先夫

大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諸侯治內宋武公生仲子仲

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生栢公而會公薨

魯而生男惠公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

世以桓生之年堯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

子仲謂人奉之呂成公曰隱栢尚少是以為大

續通

卷十六

御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敘事一

左氏敘隱栢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孟子卒無諡先夫

夫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

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生栢公而會公薨言

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

曾而生男惠公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

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栢尚少是以立為太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四書

卷第十六

陳約

長當立讓
栢非正也

敘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

段段出奔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特制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入叔言寵異於衆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

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小九

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巴鄙鄭邊邑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鄭公子呂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公曰

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大叔又收貳以爲巴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巴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子封曰可

陳約

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

具卒乘步曰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

三人步卒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

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

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

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

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遂寘姜氏于城

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

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

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公曰爾有母遺繫我

獨無繫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

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隧若今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

也融融賦詩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洩洩舒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純猶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

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

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其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與收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敘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秦

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年傳曰驪姬之亂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年故秦伯伐晉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

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

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廕咎如廕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魏姓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

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

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

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

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

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

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

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

一也犬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

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語

焉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其過子弟固將禮

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

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

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

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

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奉匭沃盥

既而揮之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公子

懼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敘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無義則苟生

於是乎出定襄

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詐

以求多

明徵其辭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

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

穀成釋宋圍

穀子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王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明年戰城濮

敘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

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先軫

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

斂孟衛地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

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

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

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恐懼聲為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

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殮壁之施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曾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

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數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

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

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

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除惠懷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

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芬請戰伯芬子越

板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

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何楚有二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

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背惠食言以亢其讎

也讎謂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

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鄩而舍

鄩丘陵名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誦恐眾畏險故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公疑焉

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

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公曰若楚惠何樂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盡滅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

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

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臯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

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目焉

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

不獲止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闢勃令戒

屬之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詰朝平旦晉車七百

乘鞮鞞鞅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鞞在背曰鞞在背曰鞞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

柴亦已巴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西闢宜申

胥臣蒙馬以虎

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陳蔡屬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

旆大旗也又建二旆

欒枝使輿曳柴而

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

公族公所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三軍唯中

軍完是

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

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

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敘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為退師

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塗方九軌曰達

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

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

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

妾之亦唯命

翦削也

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

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栢武始封之賢君也

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為縣願

得比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

退一舍以禮鄭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

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

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栢子林父楚歸

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討徵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荆

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不敗

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曰卒乘事不奸矣奸犯也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蓐在

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中權後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禁勁中軍制謀後百

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舍旅

來者施之以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威儀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者致也致

武曰無兢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

不可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

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坎下坤之臨三三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

命不順成故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川壅為澤坎

應不臧之凶為兌兌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

為澤是川見壅為兌兌故曰律否臧且律

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

之雖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栢子獻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

子北師次於邲邲鄭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令尹孫叔敖

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軍前大旗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
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敖郟二山鄭皇戌
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

承

承繼也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

許之欒武子曰

武子欒書

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六年

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討治也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于日也

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儆之

軍實軍器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

若敖蚡冒

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籃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

箴誠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君之廣親兵

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一廣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序次也

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潘廙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子得屬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

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

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

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

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臯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

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謂何人候望敵者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

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以致

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

射以鼓左車左也鼓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兩飭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

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

平子欲為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

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黑潘趙旃求卿未得旃趙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

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

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士季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

而行不相隨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

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

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

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

本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日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

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

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

藉猶假借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御克上軍

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

其卒而退不敗

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戶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以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進

廣兵車楚人憇之脫肩

甘心教也肩由十上兵闌

少進馬還又憇

之按旆投衡乃出

還便旆不進旆大旗也按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

夫與其二子乘

逢氏

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

叟在後

稱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

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兄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瑩

知瑩知莊子魏錡

莊子以其族反之

楚大夫知瑩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

厨武子御

魏錡

下軍之士多

從之

知莊子下軍大夫故

每射抽矢葢納諸厨子之房

抽擢也葢

好箭舍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蒲楊柳可以為箭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董澤澤名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

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

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

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

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

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

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

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

維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生求安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

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卓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

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

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典

敘齊晉靡笄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

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

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

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

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后成子曰師敗

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

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

甚衆新築人救孫栢子故竝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鞞居鞞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栢子栢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

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

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

因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

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

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

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

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

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

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

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

以投人桀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

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

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

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

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緩曰自始合苟有險

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

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

者皆在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射其左越干車下越隊

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綦母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

死不欲使

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什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

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丑父

寢於鞵中鞵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繫馬

前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

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

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

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

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

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

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

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併狄卒皆抽戈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

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

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

予之石窳石窳邑名

敘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

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

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

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

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

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并怨黑要而

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

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匿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

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注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

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

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徐救

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敘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

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

備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為陵

夫渠洧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

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

也晉厲公無道三御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

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

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卑謙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

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

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

在申時老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

羣生得所

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

動順理

求無不具

上下應

各知其極

無二心

故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

敦厚厯大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

闕戰死者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語言奸時以動

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

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

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

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耻

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亟數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

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

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

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

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

為在陳而蹶蹶喧譁也合而加蹶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

莫有鬪心人所恤其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

犁侍于主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乎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軍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

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

賁皇楚鬪椒子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

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

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萃集也

必大敗之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

震下坤上復無變

曰南國蹇射其

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

淖泥也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違辟也

步毅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

步毅即卻毅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

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二族強故在公

左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

在軍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且侵官冒也

載公為侵官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為離局

有三罪

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掀舉也

癸巳潘廙之

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廙之子蹲聚也一發

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以射王怒曰大辱國

賤其不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

自多必當以藝死也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射月也

周世姬

異姓月也

異姓必

魏錡占之曰姬姓月也

周世姬

異姓月也

異姓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錡自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弋弋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

而趨無乃傷乎傷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

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逐從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

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

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

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熒乃內旌於弋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

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

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

為卻至見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

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

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

曰好以暇暇閒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

飲子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

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

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傷也

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鷄鳴而食唯

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

也秣馬利兵秣穀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

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周書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

二卿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言以義命已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

而卒

叙晉人弑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反自鄢陵欲

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

廢也怨卻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卻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

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既矯

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

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茂

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以東

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荀瑩佐下軍居守卻犇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

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

之不恤而受敵死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君盍嘗使諸

周而察之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

四十五張電

使覘之信

覘伺也

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

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卻至奉豕之

於寺人孟張奪之

寺人奄士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

季子卻至公反以爲卻至奪孟張豕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

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

不偏公室

敵多怨有庸多

怨者易有功

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

言口俱死無用夕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

乎

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

爭命

爭死罪孰大焉

傳言卻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

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

魍助之

沸魍亦變人

抽戈結社

社裳

而僞訟者

僞與清沸魍訟

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坐處也駒伯卻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

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

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陳其尸

胥童以甲劫欒書

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

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人謂書與偃臣

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
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
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
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
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
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
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
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
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
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

夫家館 舍也 辛巳朝于武宮 武公曲沃始命君 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國語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

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

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

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

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

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

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敢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

以震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

在今日若欲暴雷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

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彘以煩刑史辱

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以二書參然後知

傳文之 峻潔也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卽位于朝 朝廟五日工卽位也厲公殺始

命百官 始為政 施舍已責 施恩而忘舍勞 逮鰥寡 惠及

振廢滯 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 匡正也 禁淫慝薄賦歛

宥罪戾 宥寬也 節器用 節省也 時田川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

不縱 私欲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荀卿 相魏錡子魴士

武趙朔子此四人其荀家荀偃目欒黶韓無忌為公

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子弟 無忌韓 使士渥

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渥濁仕貞子武 右行

辛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 弁

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欒糾也 使訓諸御知義 戎

五百年 文章正宗卷六 顧鈐

尚節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司士車之官使訓勇力之士

時使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

以攝之省卿戎御而已邾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相親以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

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

駟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

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爵不

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

也旅五百人之帥也上下有禮不相陵偪言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叙宋樂喜備火攻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

有火災素戒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舂揭具綆缶舂箕籠

綆汲水器盆盞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

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

徒之所起標表之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

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左師使樂

庀刑器亦如之樂司寇刑書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

官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令司宮巷伯傲

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

鄉正鄉大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夫享祀也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攘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

盤庚皆非禮

叙向戌合晉楚之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

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

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

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

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

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

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

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

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

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

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齊請

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

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

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

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

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
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陪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
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

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真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

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

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天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敗

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

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豈專在

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

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

天子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

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紂

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衛武王

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吾聞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

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

疑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

同故不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鄭滅

有先王之遺為之歌鄭詩第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為之歌

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表東海

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為

之歌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穆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十

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

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

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為之歌魏詩第九

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

元年晉獻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公滅之公滅之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泂泂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

其國小無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

之遺風憂深思遠

情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

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

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下無譏

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為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

不言音有哀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謂有殷王餘為之歌大雅陳文王之曰廣

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

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為之歌頌者以其

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者以其

神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曲而不屈屈邇而

不偪謙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厭常

五頁

文約

新哀而不愁命知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用禮之用而不匱德弘廣

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守之道行而不流以禮制之五聲和宮商角徵

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入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

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節

南籥者象節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

容也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加成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

箎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

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

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

是素知其篇數

叙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

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此才性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之蔽 否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
 禮也 傳跡子產行事以
明北宮文子之言

叙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即大
無終 崇卒也 崇聚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山戎 阨 地險不 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 困諸阨又
便車

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 請皆卒 去車為 自我始乃毀
去車故為必克

車以為行 魏舒先自毀其 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
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

五人為伍分為三五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狗 魏舒輒斬之荀吳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不恨所以能立功

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 以
置之名

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言荀
失常 吳能用

善謀

叙晏子辭宅 昭公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塵
 不可以居 秋下隘小 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蹢聲塵土

四

文獻通考卷六

三

林智

臣容焉

先臣晏子之先人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

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

杜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本壤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

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

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

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叙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楚大夫徐

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

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執鞭以僕

析父從

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與呂

伋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燮父晉唐叔禽父周

子伯竝事康王康王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

禽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珍寶之器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王舅

也成王母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

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

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四國陳蔡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敢

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子

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

之淫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析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

而言此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 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

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悒悒方用也昭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 形民之

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

過盈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 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敘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 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

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 戊寅風甚壬

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曰宋

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 裨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瓊羊禳火鄭人請用

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

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

竈猶不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

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

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

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

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

使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十使祝史徙主祀于

周廟告于先君初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商成公徹司宮商成公

司宮巷伯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炊炊炙城下之人

五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郊人助祝史除於國

北為祭處於國北攘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祈

于四鄰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

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

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叙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

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

曰士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

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

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

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

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

以上左氏傳敘事之文

